

明清因明史上被忽視的一環 ——明釋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評析

陳 帥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卍續藏》中收有釋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等六種明清因明著作，因而，此前學界傾向於圍繞此六種材料展開明代因明敘述。然而，此外尚有愚菴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等多種文本存世，可有力推進明清因明史的重述工作。本文聚焦於此《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考察其文獻學資訊及作者釋真貴生平，並以宗支相關概念為例，探究其注釋特色，進而討論這部文本在明清因明史中的位置。在筆者看來，釋真貴從當時可見的材料中搜集文獻支撐，作為注釋的基礎。釋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大量內容承襲自此《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一定程度上導致後者被後世所忽視。儘管如此，《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的相關闡發仍被後人所借鑒、繼承，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明末及清時期的因明闡發。作為明清因明學術脈絡發展初期的重要一環，該文本不應再被今日的因明史研究忽視。

關鍵詞：《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釋真貴、明清因明史、《因明入正理論解》

An Forgotten Link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ogic in the Ming and Qing: Zhengui's Ming Commentary on the *Yinming ru zhengli lun*

CHEN, Shuai

Assistant Professor,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x works on Buddhist logic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preserved in the *Zokuzōkyō* canon, including Zhenjie's 真界 *Yinming ru zhengli lun jie* 因明入正理論解.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Ming and Qing Buddhist logic tends to rely on these six texts.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extant works which may be used for new research on this topic. One such work is Zhengui's 真貴 *Yinming ru zhengli lun jijie*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article. After first describing that text's philological features and outlining Zhengui's biograph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ext's exegetical features, with a case study on its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thesis member, in order to find out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Buddhist logic. Zhengui's commentary appears to be based on a survey of literature that was available at the time. Zhengui's interpretation was broadly adopted in a later text composed by Zhenjie, the *Yinming ru zhengli lun jie*, which contributed to Zhengui's earlier work being forgotten by later generations. Nevertheless, it is clear that Zhengui's ideas were absorbed and inherited by later works, and

consequently, his work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study of Buddhist logic in Ming and Qing. Zhengui's text therefor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early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ogic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scholars have previously overlooked.

Keywords: *Yinming ru zhengli lun jijie*, Zhengui,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ogic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inming ru zhengli lun jie*

一、引論

因明，梵文為 *hetuvidyā*，是古印度專注於邏輯推理、論辯及知識論的一門學問，隨佛教一同傳入中國。唐代，玄奘法師（602-664）將陳那（Dignāga, 480? -540?）的《因明正理門論》（*Nyāyamukha*）及其弟子商羯羅主（Śaṅkarasvāmin, 500? -560?）的《因明入正理論》（*Nyāyapraveśa*，後文簡稱《入論》）翻譯為漢文，此後的漢傳因明發展幾乎可全部視作這兩部典籍基礎之上的詮釋傳統。¹玄奘翻譯此二論時，譯場眾僧便已「競造文疏」，²由此開始，唐代的因明研習繁盛一時，產生了以窺基（632-682）《因明入正理論疏》（後世稱《因明大疏》，後文即以此簡稱）為代表的諸多注疏論述。但起自玄奘譯場及門下的這一研習傳統於宋、元時期卒然衰落，甚至《因明大疏》在內的眾多唐疏均在中國中土佚失。³然而到了明末，漢傳因明卻陡然間呈現出復興之勢。

※ 收稿日期 109.6.3，通過審稿日期 109.8.6。

* 本文為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研究計劃「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之子計劃「《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點校」階段性成果，受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經費補助，甚為感謝！目前，筆者與成功大學簡凱廷合作整理《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作為該計劃的主要成果，已由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2021年5月出版。本文研究所依據之愚菴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全文點校亦作為該選輯中的一種出版公佈。另外，本文承蒙《佛光學報》兩位匿名審稿人悉心審讀，給出若干中肯的修訂意見，又蒙《佛光學報》編輯張梅雅老師細緻修改行文，謹此致謝！

¹ 此前雖然已有《迴諍論》、《如實論》等因明文本傳入中國，但都影響極微，並沒有形成專門的研習傳統。

²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藏》冊50，第2053經，頁262中11-12。

³ 根據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的記載，唐代智周之後至宋初這段時間裡，應當至少還有十七種因明撰著問世，但是其中沒有任何一種材料有幸得以保存，因此無法瞭解當時因明傳承的具體情況。詳見《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大正藏》冊55，第2184經，頁1176上。

目前，學界常見的漢傳因明史敘述在考察明末開始的因明復興時，多從真界的《因明入正理論解》開始，然而在歷史的本來樣貌中，該注釋確實就是明代因明著述之肇始嗎？如果再進一步放大這一疑問，《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後文簡稱《卍續藏》）第 53 冊收錄了四種《入論》注疏和兩種「真唯識量」解釋，即經號為第 856 號的真界（生卒不詳）《因明入正理論解》、第 857 號王肯堂（1549-1613）《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第 858 號明昱（1544？-1633？）《因明入正理論直疏》、第 859 號智旭（1599-1655）《因明入正理論直解》，以及第 861 號明昱《三支比量義鈔》、第 862 號智旭《唐奘師真唯識量略解》；⁴各種明代因明史敘述也均圍繞其展開，然而這六種著作是否就已涵蓋了此階段因明研習的全部內容呢？⁵

實際上，目前除了《卍續藏》所收的上述諸種著作外，至少仍有兩種明代因明存世，一為愚菴（一作玉菴）真貴所撰《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⁴ 準確來講，智旭《因明入正理論直解》及《唐奘師真唯識量略解》成於清初，應屬於清代著作。兩種文本雖未標出撰寫年代，但是二者同屬於智旭《相宗八要直解》，分別為第一及第六部分，而根據《靈峰蕩益大師宗論》中所收智旭自撰〈八不道人傳〉載，智旭「四十七歲，住石城，述《周易禪解》。是秋，住祖堂。越二年，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四書蕩益解》。」《相宗八要直解》作於順治四年（1647）智旭四十九歲時，業已進入清代。見《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嘉興大藏經》冊 36，第 B348 經，頁 253 下 8-10。此條材料蒙成功大學簡凱廷博士見告。當然，智旭也可能在 1644 年明亡前已經撰成《因明入正理論直解》、《唐奘師真唯識量略解》二者文稿，而後於 1647 年將其收入《相宗八要直解》，我們並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尚缺乏直接證據。

⁵ 此處疑問所針對的相關典型表述，可參見沈劍英主編，《中國佛教邏輯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11-217；鄭偉宏，《漢傳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78-291；張曉翔，《漢傳因明的傳承與發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101-124。

(後文簡稱《入論集解》)，二為大會永海(一作大慧，?-1628)所撰《因明入正理論會義》，但目前學界尚無專門研究發表。⁶這意味著，在文獻的層面上，目前的明代因明研究忽視了若干材料，因而有所殘損。進而，受限於文獻方面的不足，相關學術史、思想史的敘述也就失於片面，亟待完善。本文即專注於釋真貴的《入論集解》，除文獻學角度的介紹外，還將考察其注釋特點，並將其還原於因明史的脈絡之中，嘗試在明末及其後的因明學術脈絡中尋找出這部著作的實際位置。換言之，本項研究服務於一個更加宏大的研究目標——整個明清因明學術史的重述工作。

二、釋真貴及其《入論集解》

釋真貴，號愚菴，一作玉菴，俗姓劉，蜀東普(即普州、安岳，今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人，生於1558年，卒年不詳。⁷十二歲時，隨其

⁶ 永海所撰《因明入正理論會義》目前見有蘇州西園寺所藏刻本，筆者與簡凱廷合作進行點校整理，作為《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中之一種出版，於2021年5月由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的全文點校亦包含於該計劃中。簡凱廷的研究曾對釋真貴的《入論集解》有所提及，參見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成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11，2015年，頁230；同作者，〈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注釋書考論〉，《漢學研究》35：1，2017年，頁239。後者簡要介紹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釋真貴《入論集解》的文獻信息。此外，筆者的〈從陳那到「龍樹」：新見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評析〉亦在宗支構成與因三相相關解釋等方面檢查了釋真貴《入論集解》與釋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等明清因明注疏之間的聯繫，預計發表於《中國學術》第44輯。

⁷ 依據《憨山老人夢遊集》中所收〈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釋真貴之父無瑕明玉生於嘉靖甲申年(1524)，且較釋真貴年長三十四歲，故推知釋真貴生於1558年。參見釋德清，〈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冊73，第1456經，頁670下22-23及頁671上22。另據姚希孟〈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所記，釋真貴曾訪姚於秣陵，並囑姚

父無瑕明玉離家，「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海菴主所，父子俱薙髮為沙彌，授具戒，隆慶三年（1569）五月五日也。」⁸萬曆十二年（1584）時，釋真貴入京弘法，名聲日顯，萬曆十七年（1589），好友黃輝及內官監太監王效等人募集資金，為其建寺，後得李太后賜名「慈慧」，即慈慧寺。⁹其經歷頗豐，不但遍禮天下名山，更孜孜求學受法，精勤修行。此外，與憨山德清（1546-1623）、黃輝（1562-1621）等僧俗諸多人廣有交遊，更有高義，曾積極營救熊廷弼（1569-1625），在其被害後收埋尸骨，藏待雪冤之後，還於其子。釋真貴於《賢首宗乘》有傳，憨山德清〈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亦在記錄無瑕明玉生平時有所述及。¹⁰此外，姚希孟（1579-1636）所撰〈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記述其生平極詳。¹¹然而，釋真貴生平並非本

記述其生平，而據《崇禎長編》，姚希孟於崇禎五年（1632）十月被貶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釋真貴秣陵訪姚希孟應在此事之後。因此，至少崇禎五年時真貴應尚在世。參見明·姚希孟，〈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風唸集》，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5輯，第34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年，頁579下；另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附錄·史語所藏鈔本崇禎長編》卷6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崇禎五年十月·7日〉，頁3703。

- ⁸ 《憨山老人夢遊集·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卍續藏》冊73，第1456經，頁670下21-671上1。另參見《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p. 331, b6-8。
- ⁹ 相關經過，參見明·姚希孟，〈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頁576下-577上；《憨山老人夢遊集·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卍續藏》冊73，第1456經，頁671上11-14；明·長春，〈敕賜慈慧禪寺十方常住碑記〉，收入佟洵主編，《北京佛教石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273-274；明·劉侗，于奕正，〈慈慧寺〉，《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08。
- ¹⁰ 喻謙《新續高僧傳》將釋真貴附於其父明玉傳中，其內容即主要依據於德清〈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見《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pp. 331b2-332a6。
- ¹¹ 此條材料係簡凱廷所發現，筆者不敢掠美，本文僅稍作引用，期其來日細緻討

文關注所在，且簡凱廷、黃夏年等學者已對釋真貴生平資料詳加梳理，本文於此只暫述大略。¹²

釋真貴精勤求法，博學多識，曾「多親講肆，聽習《華嚴》、《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論。」¹³紫柏真可（1543-1603）曾感歎當時教內風氣渾劣，「一犬吠聲，百犬狺之……惟愚菴貴講主，情出流輩，深痛斯弊，亦恨挽之而未能焉」，因此對其特加推重。¹⁴根據釋真貴《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最末所附石萬程（約 1570-1640）跋所記，除注釋《仁王經》外，釋真貴還曾為《楞伽經》、《成唯識論》等作註，並撰有《藥師科》、《圓覺燈》等。¹⁵由此可見，其著述頗豐，但可惜目前存世不多。其中已知尚存世者，除本文所關注的《入論集解》外，有《成唯識論直指》、¹⁶《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科解》及《科》、¹⁷《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及《科文》、《懸譚》。¹⁸雖然釋真貴自視為

論，參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注釋書考論〉，頁 239，腳註 48。

¹² 參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注釋書考論〉，頁 237-239；黃夏年，〈川僧真貴與《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中國俗文化研究》17，2018 年，頁 101-103；等等。

¹³ 釋德清，〈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頁 671 上 8-9。

¹⁴ 引文見《紫柏尊者全集》，《卍續藏》冊 73，第 1452 經，頁 276 上 9-11。

¹⁵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卍續藏》冊 26，第 517 經，頁 306 下 2-3。

¹⁶ 詳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注釋書考論〉，頁 237-241。

¹⁷ 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民族圖書館、嘉興市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及明天啟六年（1626）兩種刻本，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於 1974 年整理出版，又已編入《中華大藏經·續藏》「經疏類·諸經部」。參見《中華大藏經總目錄》，CBETA, B35, no. 194, p. 709a14。

¹⁸ 三者收於《卍續藏》第 26 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科文》為第 515 號，《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懸譚》為第 516 號，《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為第 517 號。此三者似本應為一體。另蒙傅新毅教授告知，南京圖

「賢首宗第二十五代」¹⁹，但其著述並未囿於華嚴。

至於真貴為何注釋《入論》，或許與其學問的側重有關，在對華嚴、唯識的研習中產生了相關興趣。按照慧鏡（生卒不詳）與鎮澄（1547-1617）的說法，真貴在北京各講席學習時期，常因滯於因明而感慨，因而特別留意，後於五臺山三塔寺廣泛收集、參閱相關論典、著述而撰《入論集解》。²⁰此外，姚希孟碑文中的一條材料尤其有趣。萬曆戊寅（1578年），真貴隨其父無瑕明玉歸蜀省母，後因明玉患足疾無法前行而返，又至井溝寺，「寺有大藏，師卜曰：『某甲與佛法何者有緣？』」信手得《因明論》。²¹後便於五臺山三塔寺深加研參。此條記載並非與慧鏡、鎮澄的說明相互抵觸，如果各方均屬如實敘述，那麼或許恰是由於真貴此前已對因明有所留意，這一抽書占卜的特殊經歷才會引起他足夠的重視，進而堅定其深究此學的決心。然而難以否認的是，該記載也於一定程度上使明末因明復興在參與者釋真貴個人抉擇的微觀層面呈現出了一些偶然性甚至神秘性。

北京國家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藏有明萬曆二十年（1592）刻本《入論集解》，其中，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已全本翻攝公佈於國家數字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料庫」。²²該刻本封皮書籤書名為《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書館、上海圖書館等處藏有《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明刻本，特此致謝！

¹⁹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科文》，《卍續藏》冊26，第515經，頁191上8。另參見姚希孟，〈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頁576下。

²⁰ 詳見釋慧鏡，〈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二十年（1592）王效馬祥刊本（以下簡稱《入論集解》〔國圖本〕），序文頁二右；釋鎮澄，〈因明集解序〉，《入論集解》（國圖本），頁空二右。

²¹ 詳見〈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頁576下。

²² 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之《入論集解》明刻本典藏於該館南區善本閱覽室，索書

全》。疏文之前包含有釋真貴自撰〈題遮解雷同誥辭〉、釋慧鏡〈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釋鎮澄〈因明集解序〉、〈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科文〉以及釋真貴自序，其中〈題遮解雷同誥辭〉部分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釋慧鏡〈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釋鎮澄〈因明集解序〉及釋真貴自序部分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疏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因明入正理論》本文頂格，真貴疏文低一格，科判低兩格。疏文之後附有唐釋明濬（生卒不詳）〈因明入正理論後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該刻本無界格，四周雙邊，白口，白單魚尾。末葉記錄刊刻資訊如下：

內官監太監掌甲字庫事信官

王効 馬祥

發心刻此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一部伏願

皇圖永固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大明萬曆二十年八月中秋日謹識

廣陽高國才沐手書

古燕趙文奎刻²³

號 SB08325。山西省圖書館之藏本，筆者目前尚未親見，此條資訊依據《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該藏本古籍普查登記編號為 140000-0501-0010529，索書號為 159067，詳見《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編委會編，《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頁 496。國家圖書館藏本數位化可見北京國家數字圖書館，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15052#，2020/6/1。

²³ 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末頁。

值得注意的是，刊刻《入論集解》的兩位資助人之首正是前文提及為真貴募資建慈慧寺的那位王效。

《入論集解》疏文之外所收的〈題遮解雷同誚辭〉及三篇序文不但保留了釋真貴文本寫作經過的詳細信息，還為明末的因明學術史保留了珍貴的材料。僅就文本寫作的具體時間方面而言，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作於萬曆二十年（1592）六月十五日，釋慧鏡〈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作於萬曆十九年六月十六日，而釋鎮澄〈因明集解序〉則為萬曆十一年（1583）中秋作於五臺山之北臺龍門寺，釋真貴自序更早一些，萬曆十一年佛誕日作於五臺山三塔寺藏經堂。²⁴四篇序文撰寫時間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空隙。依據其中相關記錄，釋真貴「萬曆辛巳（1581年）春，遊於清涼之阿，值三塔而休焉」。²⁵在五臺山三塔寺期間，「因挂錫稽考慧學，徧索諸論，窮三支立、破之義。越二載，引文初出一草，聊為集解」。²⁶癸未（1583年）夏，釋真貴將書稿示於釋鎮澄，後者大加讚賞。²⁷這個初期版本的《入論集解》，雖釋真貴自言「非敢布諸講肆，但以私備遺忘耳」，²⁸不過因為「有同門得見者，持去脩飭，先刻散諸方矣」，已經有所傳播。²⁹其後，釋真貴覺得原稿有所不足，因而加以修改訂正，於萬曆二十年加以刊行，方才成此刻本。³⁰綜上而言，釋真貴於1581年開始撰寫《入論集解》，1583年撰成最初版本，而現在所見的刻本則是其十餘年後修改過的版本，完成並刊印於1592年。

²⁴ 以上三篇序文見於《入論集解》（國圖本）。

²⁵ 釋鎮澄，〈因明集解序〉，《入論集解》（國圖本），頁空二右。

²⁶ 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入論集解》（國圖本），題辭頁右。

²⁷ 引文見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入論集解》（國圖本），題辭頁右。

²⁸ 釋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並序〉，《入論集解》（國圖本），頁4右。

²⁹ 引文見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入論集解》（國圖本），題辭頁右。

³⁰ 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入論集解》（國圖本），題辭頁右。

三、《入論集解》的注釋特點：以宗支相關概念的闡釋為例

《入論集解》作為《入論》的疏釋，其理論闡發的展開對應於《入論》本文。然而，由於先前因明傳承的斷裂，真貴既不能像窺基等唐代注釋者那樣，得到玄奘這種曾留學於印度的學者給予知識上的支持，也無唐疏可供參考，其因明理論闡釋難免對《入論》有所偏離。例如，《入論》「因三相」中的「徧是宗法性」(*pakṣadharmatva*)原指所有的宗中有法都具有因法的性質，但真貴將其理解為因徧於宗能別法之上，並以之作為三相中的「總相」。³¹本文目的並非是要詳細檢查《入論集解》的具體闡釋，而是探討該文本在因明史中的位置與影響，因此，筆者將聚焦於《入論集解》對宗支定義中「差別」及「有法」、「能別」等概念的闡釋，藉此考察其因明理解與注釋特點，進而嘗試將其還原於因明學術史脈絡之中。³²

梵本《入論》對「宗」的定義如下：

tatra pakṣaḥ prasiddho dharmī prasiddhaviśeṣaṇaviśiṣṭatayā svayaṃ
sādhyatvenepsitaḥ | pratyakṣādyaviruddha iti vākyaśeṣaḥ |
tadyathānityaḥ śabdo nityo veti |³³

³¹ 詳見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頁15左、頁17右-左。

³² 本節著眼於真貴《入論集解》的注釋特點，以求藉此進一步考察該註解在明清因明史中的位置與影響，因而，該文本因明理論等方面的其他要點、特色雖亦值得深入探究，但並非本文的關注所在，故暫從略。筆者計劃日後專門撰文詳細討論。

³³ 引文見 Muni Jambūvijaya (Ed.), *Nyāyapraveśakaśāstra of Baudh Ācārya Diñnāg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Ācārya Haribhadrasūri and with the Subcommentary of Pārśvadevaḡaṇ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9), p. 2. 「極成能別差別性故」對應處，Dhruva 本讀作「*prasiddhaviśeṣeṇa viśiṣṭatayā*」，但 Minorov 本、Jambūvijaya 本等，及 Haribhadra 的 *Nyāyapraveśakavṛtti* 中讀作「*prasiddhaviśeṣaṇaviśiṣṭatayā*」，詳見 A. B. Dhruva (Ed.), *Nyāyapraveśa of Diñnāga:*

玄奘將此翻譯為：

此中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差別性故，³⁴隨自樂為所成立性，是名為宗，如有成立「聲是無常」。³⁵

「極成」即表示辯論的立、敵雙方共同認可。所謂「宗」，就是立論者希望成立共許的「有法」(*dharmin*) 具有被共許的「能別」(*viśeṣaṇa*) 所差別 (*vi+√śiṣ*) 的「差別性」(*viśiṣṭatā*)。以「聲是無常」為例，就是要成立「聲」被「無常」所差別。借用西方邏輯學的術語，如果將「宗」視作一則命題，那麼「有法」可視作命題的主項，「能別」可視作命題的謂項。³⁶「有法」與謂項所謂述之「法」(*dharma*) 相對，是彼「法」的所有者；「能別」與作為其對象的主項「所別」(*viśeṣya*) 相對，能夠對主項加以差別。

《入論集解》對宗支定義內各概念的解釋有其自身特色。其將「有法」一詞解釋為：

.....
With Commentaries of Haribhadra Suri & Parsavadeva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30), p. 1; N. D. Mironov (Ed. and Reconstructed), “*Nyāyapraveśa: 1 Sanskrit Text*,” *T'oung Pao* 28 (1931): 14; Muni Jambūvijaya (Ed.), *Nyāyapraveśakaśāstra of Baudh Ācārya Dīnnāg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Ācārya Haribhadrasūri and with the Subcommentary of Pārśvadevagani*, p. 2, 20。筆者依據校勘更為精審的 Muni Jambūvijaya 本及 Haribhadra 梵文注釋，採取「*prasiddhaviśeṣanaviśiṣṭatayā*」的讀法。此外，奘譯中無 *pratyakṣādyaviruddha iti vākyaśeṣaḥ* 的對應翻譯。

³⁴ 《大正藏》版為「差別為性」，然而此外諸版本及各種注疏中引用均為「差別性故」，「差別性故」的讀法也更符合梵文對應中的具格格位，且真實《入論集解》讀作「差別性故」，因而本文採用「差別性故」。此外，依據梵文，「極成能別」於「差別性故」本應連讀，但包括《入論集解》在內的漢傳注疏均將其斷讀為兩部分，即「極成能別，差別性故」，本文此處依據梵文原意將其合讀，但後文討論相關疏釋時，則依照注釋者解釋進行解讀。

³⁵ 《因明入正理論》，《大正藏》冊 32，第 1630 經，頁 11 中。

³⁶ 筆者亦承認因明並不同於西方邏輯學，本文僅在並無涵義並無嚴重分歧且學界較為習慣接受的層面上，謹慎借用西方邏輯學術語進行描述。

「有法」者，即宗前陳言，如色等自體法也。以此但是持自性法，而無軌義，故名自體。故《雜集》云：「自性者，謂我、法自性若有若無等。」³⁷

據上，則真貴將「有法」理解為「自體法」，因為它只能「持自性法」。換言之，真貴認為所謂「有法」即具有自性之法，而非具有「能別」所述之法。真貴進一步引用《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對「自性」的說明作為輔證。³⁸《入論集解》解釋「能別」言：

「能別」即宗後陳言也，謂「立量」者，依前指陳，有法之上，所立宗言，名為「能別」。以此宗言，善能辨別，色等法中，差別體性義故。³⁹

即「能別」即立論者在有法之上所要成立的「宗言」，該「宗言」能夠「辨別」出前陳有法中的「差別體性義」。

關於「差別性」，《入論集解》解釋如下：

「差別性」者，謂前能、所別中義相多端，體性不一故。此即前陳、後陳法上所含種種異義為宗之所詮者，立者欲立宗時，以無礙智善能辨別所立法中差別之義，於此義中，取己所樂正理軌則物者而立為宗。故《雜集》云：「差別者，我、法差別，乃至常、無常等無量差別故。」此差別性，既是有法、能別之中之所含者。⁴⁰

依據這裡的解釋，之所以要在宗支定義中提出「差別性」，是由於有法、能別二者「義相多端，體性不一」，各自均具有多種不同的涵義，因而，立宗時需要確定究竟是要選取有法、能別各自的哪種涵義。基於這一理

³⁷ 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10 左。

³⁸ 參見《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大正藏》冊 31，第 1606 經，頁 771 中 5-6。

³⁹ 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11 左。

⁴⁰ 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12 右。

解，真貴引用《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的「差別」概念，將其等同於《入論》宗支處所言及的「差別」。⁴¹並且，有法、能別二者中均包含有「差別性」。

按照這一解釋，《入論集解》中的「差別」實際上扮演了雙重的角色。首先，如果強調能別「宗言」對有法的「辨別」，那麼此時的「差別」聯繫於作為「自性」的有法，與《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中的「自性」、「差別」概念相對應。按照《入論集解》前文引用《瑜伽師地論》解釋所立法的說法，認為應「約一法實體為自性，所含餘義為差別。」⁴²在此一層，能別是為了表述此「差別」，雖然表面上類似於《入論》本來的結構，但實際上《入論集解》並不是以能別判斷有法，而是以能別對持有「自性」者某一「差別」屬性加以突出。在這樣的關係中，並不是作為主項的有法對應於對應於作為謂項的能別，而是依據《瑜伽師地論》、《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作為「自性」的有法對應於「差別」為：「以一切法上皆有實義，各附己體，名為有法，以此法中各具異義，則名差別。」⁴³

其次，《入論集解》也認為有法、能別均有「差別」，並引《入論》後文所言「法差別」、「有法差別」為證，並引不離眼識相分色之於極成色等為例。⁴⁴在此一層，「差別」並不涉及謂項能別的謂述，僅表示語言表述的意許引申義，與作為言陳表層義的「自相」相對。

⁴¹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6 云：「差別者，謂我差別、法差別，若一切遍、若非一切遍，若常、若無常，若有色、若無色，如是等無量差別……若如所安立無一切過量故，建立我法自性若有若無、我法差別遍不遍等，具足前相是名立宗。」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大正藏》冊 31，第 1606 經，頁 771 中 7-18。

⁴² 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9 右。

⁴³ 釋真貴，《入正集解》（國圖本），頁 13 右。

⁴⁴ 釋真貴，《入正集解》（國圖本），頁 12 右-13 右。

基於上述兩種不同角色的「差別」可見，《入論集解》以《瑜伽師地論》、《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以及《入論》自身等文獻為基礎，嘗試拼湊出「差別」與「有法」、「能別」等概念的解釋。⁴⁵一方面，真貴的闡發部分來源於《入論》之外，難免偏離於《入論》自身，並且存在內在的參差；另一方面，他確實以文獻作為基礎依據，從中選取相關材料來支撐自己的闡發。由於在具體的概念使用、理論架構等方面，真貴所依仗的各種漢譯文獻材料之間本身就存在有一定的差異，所以當他憑藉自己的理解而把這些材料中的相關內容整合在一起時，便將《入論》之外的內容鑲嵌進了《入論》的注釋中，這樣構造出的《入論集解》自然呈現出了一種較為生硬的整合態勢。⁴⁶然而，如果將其置於因明史的脈絡中加以考量，則恰恰由於這一特點，真貴的《入論集解》能夠在當時因明知識傳承斷裂的情況下構建出文獻基礎，進而形成新的闡釋，並進一步影響後來的因明學者，扮演了承前啟後的關鍵角色。

四、因明史中的《入論集解》

《入論集解》從當時可見的材料中搜集文獻支撐，作為自身注釋的基礎。另一方面，該文本的解釋也被後人所借鑒、繼承，影響了明末及清時期的因明闡發。藉此，真貴在文獻資料的收集、整合中所產生的因明理解進一步傳遞到了後人的因明注釋之中。

⁴⁵ 有趣的是，如果依照《入論集解》的解釋，按《瑜伽師地論》、《入論》等文獻的梵文還原「差別」，會發現其均可對應於 *viśeṣa*。然而 *viśeṣa* 一詞在《瑜伽師地論》中對應於 *svabhāva*，在《入論》中對應於 *svarūpa*，其含義並不相同，在兩種語境中分別指差異及意許義，與文中所討論的情況類似。

⁴⁶ 類似的資料整合現象也可見於唐代的因明注疏中，參見拙作〈窺基注疏中的理論整合：以《因明大疏》中對二宗依的解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39，2018年，頁1-6。

《入論集解》關於「宗依」、「宗體」的解釋是此方面的一則典型案例。在唐代的因明注疏中，有法、能別被稱作「宗依」，視作構成宗的基礎，而二者之間由互相差別而形成的不相離性才是辯論中所要論證的真正對象，被稱作「宗體」。⁴⁷窺基《因明大疏》對此說明如下：

有法、能別但是宗依而非是宗，此依必須兩宗至極共許成就，為依義立，宗體方成。⁴⁸

「差別」者，謂以一切有法及法互相差別。「性」者體也，此取二中互相差別不相離性以為宗體。⁴⁹

《因明大疏》等唐代因明注疏採取這樣的劃分，⁵⁰是為了區別有法、能別與不相離性的不同角色，強調有法、能別本身並不是宗，宗支所真正要表達的是二者之間的互相差別不相離性。

唐代的因明注疏散佚後，其中的部分理論依靠永明延壽（904-975）《宗鏡錄》及華嚴注疏等著作的引述、說明而得以保存。《宗鏡錄》在解釋玄奘「真唯識量」的闡釋中討論了「前陳宗依」的「極成」問題，其中言及「若前陳、後陳和合為宗了，立者即許，敵者不許，立敵共諍，名為宗體。」⁵¹依照《因明大疏》等唐疏中的解釋，《宗鏡錄》此處的

⁴⁷ 窺基《因明大疏》等唐疏對「不相離性」的理解有悖於《因明正理門論》原本的用法。《因明正理門論》的「不相離性」原指因法與能別宗法之間的關係，但在窺基、文軌等人的注釋中，則指有法與能別之間的邏輯關係。此非本文關注所在，暫從略。

⁴⁸ 《因明入正理論疏》，《大正藏》冊 44，第 1840 經，頁 94 上 16-17。

⁴⁹ 《因明入正理論疏》，《大正藏》冊 44，第 1840 經，頁 100 上 9-11。

⁵⁰ 釋文軌《因明入正理論疏》等文本亦有這樣的區分。例如文軌科文將「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作為「辨依」，將「差別為性」作為「明體」，並言「不相離性方是宗體」，詳見《因明入正理論疏》，《卍續藏》冊 53，第 848 經，頁 682 上 3-4 及下 9-20。

⁵¹ 《宗鏡錄》，《大正藏》冊 48，第 2016 經，頁 718 中 27-28。

說法並沒有問題，因為作為前陳、後陳的有法與能別只是宗依，並不是宗體，只有當二者和合為完整的宗支之後，二者之間所出現的互相差別不相離性才成為爭論的對象，可稱作「宗體」。

真貴 1583 年的自序及慧鏡 1591 年的序中均提及《入論集解》的撰寫過程中參考了《宗鏡錄》。⁵²他確實注意到了《宗鏡錄》上述說明，並據其解釋能別與宗體的關係：

問：後陳與宗體何別？答：以軌持義足，宗體方成。今前陳有持而無軌，後陳有軌而無持，故雖後陳為宗，若未與前陳和合，立者未許，猶是宗依，未名宗體。故奘師云：「前陳、後陳和合為宗了，立者即許，敵者不許，立、敵共諍，名為宗體。」是知能、所未合，但依非體。《筆削記》云：「依有能別、所別。」即斯義也。⁵³

真貴誤將《宗鏡錄》的說明當作玄奘所言。按照他的解釋，後陳能別在與前陳有法和合之前只是宗依，各自均只有「軌」、「持」一分之義。他並沒有將能別、有法和合之後形成的不相離性作為宗體，而是認為能別在立敵未諍的狀態下僅是宗依，但與有法「和合為宗」後，則「軌持義足」，在立敵共諍的狀況下轉變為宗體。因此，宗體便等同於「共諍」時與有法和合的能別。⁵⁴進一步，真貴依照這種理解來會通了長水子璿

⁵² 釋慧鏡，〈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入論集解》（國圖本），序文頁二右；釋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並序〉，《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4 右。

⁵³ 釋真貴，《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13 左。

⁵⁴ 雖然《入論集解》下文出現了「立者自許『聲無常』以為宗體」、「敵者意許論『聲是常』為其宗體」的說法，似乎是將整個宗支作為宗體，但筆者認為真貴所言宗體仍指能別。正文本段《入論集解》引文言「雖後陳為宗」云云，進而數句討論應為宗依還是宗體，其討論對象仍為後陳能別。《入論集解》在解釋能別不極成及俱不極成兩種宗過時，也出現了「由是能別宗體不成」、「則彼能別宗體不成」的說法，詳見頁 24、26。因而，真貴所謂「宗體」，應指能別而言。

(965-1038)《起信論疏筆削記》中的說法。因此，真貴雖然參考並引述了《宗鏡錄》中的解說，但與前文關於「差別」的闡發類似，其理解與所引文獻的原意有所偏差。

然而，這段文字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真貴的解釋被真界等後來的注釋者所借鑒。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幾乎照搬《入論集解》：

問：能別與宗體何異？

答：奘師云，雖能別為宗，立者即許，敵者未諍，猶是宗依，未名宗體。若前陳、後陳和合為宗了，立者即許，敵者不許，立、敵共諍，名為宗體。若立敵未諍，猶是宗依。故《起信記》云，「依有能別、所別」，即斯義也。⁵⁵

將真界與真貴的兩段文字相互比照，雖然真界在表述上稍有變化，但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間的相似性。⁵⁶這種相似不太可能只是單純的偶然，而應是有意的沿襲。並且，除了闡釋本身的沿襲，真界甚至同樣將玄奘誤認為這段材料的來源，並提及子璿的《起信論疏筆削記》。

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對真貴《入論集解》的承襲遠不止此而已。根據真界跋文中所記，他曾向三懷座主（雪浪洪恩，1545-1608）請教因明，之後，「越兩載，飛錫燕山，又聞玉菴座主有《因明論》解，復就諮詢，益通疑滯。」真界認為「夫二師之于是論誠可謂開萬古羣蒙」，但「得失疵美亦互有焉」，於是「參酌異同，筆削可否，兼之摺摭清涼

但是，不可否認《入論集解》的相關說明確實有其模糊之處。

⁵⁵ 《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 經，頁 910 上 23-中 3。

⁵⁶ 新發現的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同樣沿襲了真貴的解釋，筆者待刊稿〈從陳那到「龍樹」：新見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評析〉第三節第一小節對此進行了具體考察。

疏鈔、《宗鏡》諸書，集為此解。」⁵⁷此處提及的「玉菴座主」就是真貴。真界承認自己對因明的了解得益於雪浪洪恩及玉菴（愚菴）真貴，其《因明入正理論解》是在二人解釋的基礎上參酌筆削而成。除前文真界關於宗依、宗體的一段說明明顯來源於真貴的《入論集解》之外，仍有極大量文段顯然沿用自《入論集解》，與其高度重合。以兩種注釋中對「宗」、「因」、「喻」、「現量」、「比量」五個關鍵詞語的字面解釋為例：⁵⁸

表一 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與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部分詞語解釋比較

	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
宗	「宗」者崇也、主也，謂己所崇義，以為其主，形於言表，啟悟他故。	「宗」者崇也、主也，謂己所崇義，以為其主，形於言表，能啟悟他，名為宗也。
因	「因」者即所由、所以、順益、待藉之義相也，謂於所立宗說其自體及相貌故。	「因」者即所由、所以、順益、待藉之義相也，謂於所立宗說其自體及其相貌，是名為因。
喻	「喻」者比、曉也，即取譬之義，謂以近事比物醜類，令於深法得曉了故。	「喻」者比、曉也，謂即以近事比類，令於深法得曉了故。
現量	「此中現量」即真立、破中正智也，謂由此智達法淵底，故於立、破量中遠離諸過，名真現量。	「此中」即自開悟中，真現量智即真立、破中正智也，謂由此智達萬法無生，證諸法自相，故於立、破中離諸過也。
比量	「比」即比類，謂比擬類量而知其然，如隔山見烟、隔牆見角，比知牛、火，雖未親見，亦無錯謬，名真比量。	「比」謂比類，「量」謂量度，如隔山見煙，必知是火，雖未親見，亦非謬也。

⁵⁷ 《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 經，頁 917 中 18-20。

⁵⁸ 本文僅略舉如上幾處以展示二種文本之間的聯繫，此外尚有大量重合，有興趣的讀者可將二者直接對讀。

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中，馮夢禎（1548-1606）的序作於萬曆己丑（1589年），而真界自己的跋文則作於萬曆庚寅（1590年），處在真貴《入論集解》1583年的初版及1592年的修訂版之間，其所依據的自然較早的初版，然而目前《入論集解》初版已不可見，筆者此處僅能依據稍晚的修訂版加以對照。⁵⁹儘管如此，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對真貴《入論集解》的承襲也仍顯而易見。⁶⁰真貴在萬曆二十年重加刊行時，專門撰寫了一篇〈題遮解雷同誚辭〉，將其置於卷首，其中言及出版刻散後，「然余昔出之草果獲盡其詳，得公於人，而志願亦足，又何是非人我而較先後之得失哉？」⁶¹後又言其決定刊行修訂版時，「唯恐高明之士後見余解者，不免雷同之誚，殆不知莊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莊周也，故首題遮辭而預告焉。」⁶²似乎除了希望讀者不要誤認為此稿抄襲了先前自己的初稿之外，還另有所指。

依循這一案例所提展示的線索，從宏觀的視角來看，要探究真貴《入論集解》在因明學術史中的位置，則首先應考察該文本對前人的繼承。真貴曾自述此「集解」如何撰成：

以論久沉龍藏，多秘不傳，前彥著釋經論，皆援以立其量，貴雖永慕，未覲全帙。至閱慧宗，倖獲斯論，躬持披翫，神魄交馳，再復幽文，罔窺涯涘。及覽《中》、《珍》、《百論》、《宗鏡》等文，擬同立、破為宗，言生、智了為體。原其比量驅情，與《中》、《百》

⁵⁹ 馮夢禎之序文見於馮夢禎，〈因明入正理論解題辭〉，《因明入正理論解》，《叢書集成新編》冊53，第856經，頁906下22；真界之序文則見於《因明入正理論解》，《叢書集成新編》冊53，第856經，頁917中24。

⁶⁰ 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真貴借鑒真界注釋而對自己《入論集解》的初稿加以修訂而導致二者相似的可能性，但從本文所列舉的相關記述來看，似乎真界借鑒真貴的情形更為合理。

⁶¹ 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入論集解》（國圖本），題辭頁右。

⁶² 釋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入論集解》（國圖本），題辭頁左。

通衢；顯智冥真，并《楞伽》共轍。所謂論依經立，良有以也。於是厭効顰，摭其諸述，類置論下，題云「集解」。⁶³

依照真貴的說法，在他當時，似乎並沒有現成的《入論》注釋可供參考，而僅能從各種經論以及《宗鏡錄》等材料中搜集因明相關的說明。⁶⁴《入論集解》所「集解」的對象並非各種《入論》注釋，而只是與其相關的種種材料。基於筆者的考察，真貴《入論集解》所引證的漢譯論典包括《因明正理門論本》、《瑜伽師地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顯揚聖教論》、《大乘廣百論釋論》、⁶⁵《成唯識論》、《佛地經論》、《方便心論》等，以及外教的《金七十論》與《勝宗十句義論》；其所引證的漢地注疏、著作包括延壽《宗鏡錄》、澄觀（738-83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與《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雲峰（約 13-14 世紀）《唯識開蒙問答》、普瑞（約 13 世紀）《華嚴懸談會玄記》、普泰（生卒不詳）《八識規矩補註》等。⁶⁶在此基礎上，真貴對其所收集的材料加以整合，以之作為文獻支撐，撰成了自己的「集解」。因此，真貴的努力可謂筆路藍縷，真界稱讚真貴「開萬古羣蒙」，確實並非虛言。⁶⁷

⁶³ 釋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並序〉，《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3 左、頁 4 右。

⁶⁴ 慧鏡序也曾述及真貴「於《瑜伽》、《莊嚴》、《中》、《珍》、《百》、《雜》、《如實》、《宗鏡》、《勝》、《數》諸論、疏、錄，一一文旨參伍錯綜，斟酌去取，簡過顯益，立量分門，採摭要文，緝為《集解》。」見釋慧鏡，〈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國圖本），頁二。

⁶⁵ 《入論集解》中有數處引證該論處被誤標為《如實論》或《方便心論》。例如，《入論集解》（國圖本）頁 18 左引《如實論》處，頁 28 左引《方便心論》第二處，均實屬《大乘廣百論釋論》。

⁶⁶ 《唯識開蒙問答》、《華嚴懸談會玄記》、《八識規矩補註》等三種真貴並未明言，係筆者依據引文推測而來，因此其文獻引用的過程中可能尚有其他環節存在。

⁶⁷ 引文見《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 經，頁 917 中 15-17。

其次，《入論集解》對後來因明研究的啟發價值也不應忽略。本節已展示了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對《入論集解》的承襲，而除此之外，《入論集解》也直接地或通過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而間接地影響了其他明代因明著述。例如，王肯堂在其《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的自序中自言曾參考幻居真界、空印鎮澄、蘊璞如愚（1561-1622）等人的注釋，⁶⁸真界前已詳述，空印鎮澄、蘊璞如愚二人的《入論》注釋雖然目前已不得見，但鎮澄曾在1583年為《入論集解》作序並大加讚賞，如愚則曾在萬曆庚辰（1590年）研究、撰寫因明注釋的過程中參閱了真界的註解。⁶⁹

因此，真貴的《入論集解》可視作明代因明學術史開端階段的關鍵著作。在《因明大疏》等唐疏盡皆散佚，無現成因明注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真貴從其他相關論典、著述中廣泛收集、整合因明相關材料，完成了這部《入論集解》。其理論闡發被真界等後來的注釋者所承襲，影響了明清的因明理解。該文本在因明史脈絡中的重要性不可否認。

五、結語：明清因明史中被忽視的一環與諸環

由於唐宋之後因明知識傳承的斷裂，真貴盡力從各種相關漢譯論典、漢地著述中收集資料以支撐自己的闡發，難免將一些《入論》概念、理論體系之外的內容鑲嵌進其對《入論》的注釋中，這種較為生硬的整合態勢是其《入論集解》注釋所呈現出來的主要特點。雖然真貴處理材料的方式難免造成對《入論》及其他文獻原意的偏離，但卻為其注釋提供了「言之有據」所需要的經典依據，進而促進了新闡釋的形成。而真貴的闡釋又被真界等後來者所借鑒、繼承，其《入論集解》作為明末因

⁶⁸ 詳見《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叢書集成》冊53，第857經，頁917下15-918上6。

⁶⁹ 詳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叢書集成》冊73，第1456經，頁605下16-21。

明注解的初期著作，對於其後因明學術的影響不容忽視。

可惜的是，真貴的《入論集解》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或許是因為其光輝被真界的《因明入正理論解》所遮蔽。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的內容與《入論集解》大量重合，且刊行早於《入論集解》修訂版，似乎也流佈更為廣泛，如王肯堂、吳樹虛（1702-1781）等因明學者便只見到過真界的注釋，而不曾提及真貴之解。⁷⁰二十世紀初，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與王肯堂、明昱、智旭的註解一同被收入《卍續藏》，便更掩蓋了此外的《入論集解》等其他明代因明著述。⁷¹

回到本文引論所提出的兩個疑問：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是否為明代因明著述之肇始？《卍續藏》所收六種著作是否已完全涵蓋了此階段因明研習？對於這兩個問題，本文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針對於前者，真界的因明注釋承襲了真貴《入論集解》，時間上也晚於《入論集解》1583年的初版。雖然根據真界、王肯堂、吳樹虛等人的記載，雪浪洪恩、素菴真節、幻齋如念等人亦較早對《入論》有所留意，⁷²但現存的明代

⁷⁰ 「此論舊疏不傳，學者甚少，明季至今，諸師始講。自素菴、幻齋、幻居、蘊璞諸師、念西居士以及蕩益、內衡、人能諸師，能談者多人，刻本講解者多種。」詳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CBETA, D28, no. 8885, p. 5, a7-10。

⁷¹ 承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應對真貴《入論集解》光輝被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遮蔽及相關種種現象之成因加以解釋，說明此書被忽略的原因。在筆者看來，這一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由於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內容上的重合、刊行時間上的佔先導致真貴《入論集解》參考價值的下降，此外，也可能還受到了文本流通以及相關人物研習因明之環境、經歷等多方面的其他影響，例如，王肯堂曾在其《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中自述研習因明之經過，並未提及曾有任何機緣直接參閱真貴《入論集解》。筆者目前尚不能給出確切的完整說明，有待於進一步的發掘與綜合考量。

⁷² 詳見《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 經，頁 917 中 12-15；《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 經，頁 917 下 10-15；及前註。

《入論》注釋中尚未發現任何早於《入論集解》1583年初稿者，也暫未發現有任何其他已佚明代《入論》注釋明確早於《入論集解》的記錄。⁷³因此，儘管目前還無法完全斷言《入論集解》就是明末因明復興階段的第一部《入論》注釋，但仍可以確定屬於該階段開端的最初著作之一。針對於後者，目前已逐漸搜尋出越來越多久遭遺忘的文本，除本文所展示的真貴《入論集解》及引論中提及的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之外，尚有清代樂修慧善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⁷⁴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及《唐三藏法師唯識量質疑錄》等存世。⁷⁵這些文本的發現不僅具有文獻學層面的價值，亦在學術史的層面上，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明末因明復興及其後長久以來被學界所忽視的清代因明，推進明清因明史的重述工作。過去的明代因明研究僅關注於《卍續藏》所保存下來的片段，但《入論集解》等新文本的發現則督促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將其範圍從萬曆年間擴展到清代。《入論集解》對各種材料的收集、整合及其對因明理論的理解、闡發，具體呈現了知識傳承斷裂之後，明代因明復興初期的研習狀態，展示了明清因明學術脈絡中開端部分的一環。雖然除了上述幾種新發現的文本之外，尚有包括前文所提及的鎮澄、如愚等等大量因明注釋還處於佚失的狀態，但仍可以期待，隨著後續研究的進

⁷³ 前文所提及蘇州西園寺所藏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根據筆者初步判斷，應撰於17世紀初，亦晚於真貴《入論集解》。

⁷⁴ 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與其先明清諸注釋之間的繼承關係請詳見拙文〈從陳那到「龍樹」：新見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評析〉，預計發表於《中國學術》第44輯。

⁷⁵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已基於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將這兩種文本全文電子化，可見於2014年版及之後版本的CBETA電子佛典集成，及CBETA, D28, no. 8885及CBETA, D31, no. 8890。其中，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亦作為《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中之一種點校出版，見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頁368-563。

展，這些新材料將令該脈絡中的其他消失的環節亦逐漸清晰起來，重新勾畫出明清因明的譜系圖。

引用書目

(一) 佛教典籍與古籍

-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大正藏》冊 31，第 1606 經。
- 《因明入正理論》，《大正藏》冊 32，第 1630 經。
- 《因明入正理論疏》，《大正藏》冊 44，第 1840 經。
- 《宗鏡錄》，《大正藏》第 48 冊，第 2016 經。
-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藏》冊 50，第 2053 經。
-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大正藏》冊 55，第 2184 經。
-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科文》，《卍續藏》冊 26，第 515 經。
-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懸譚》，《卍續藏》冊 26，第 516 經。
-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卍續藏》冊 26，第 517 經。
- 《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 經。
-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 經。
- 《紫柏尊者全集》，《卍續藏》冊 73，第 1452 經。
-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冊 73，第 1456 經。
- 《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嘉興大藏經》冊 36，第 B348 經。
- 《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 《中華大藏經總目錄》，CBETA, B35, no. 194。
- 《因明入正理論後記》，CBETA, D28, no. 8885。
-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釋真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二十年〔1592〕王效馬祥刊本，簡稱《入論集解》（國圖本）。
- 《因明入正理論會義》，永海所撰，蘇州西園寺藏刻本。
- 《帝京景物略》，明·劉侗、于奕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 《風吟集》，明·姚希孟，《明別集叢刊》，第 5 輯，第 34 冊，沈乃文主編，合肥：黃山書社，2016。
- 《明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二) 現代專書、論文

- 《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編委會編，2016，《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

- 登記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沈劍英主編，2001，《中國佛教邏輯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佟洵主編，2012，《北京佛教石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陳帥，2018，〈窺基注疏中的理論整合：以《因明大疏》中對二宗依的解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39，頁 1-36。
- 陳帥，〈從陳那到「龍樹」：新見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評析〉，預計發表於《中國學術》第 44 輯。
- 陳帥、簡凱廷編，2021，《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註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張曉翔，2017，《漢傳因明的傳承與發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黃夏年，2018，〈川僧真貴與《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中國俗文化研究》17，頁 101-111。
- 鄭偉宏，2007，《漢傳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簡凱廷，2015，〈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成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11，頁 217-237。
- 簡凱廷，2017，〈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註釋書考論〉，《漢學研究》35：1，頁 225-260。
- 簡凱廷、陳帥編，2021，《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註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Dhruva. A. B., ed. 1930. *Nyāyapraveśa of Dinnāga: With Commentaries of Haribhadra Suri & Parsavadeva*.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 Jambūvijaya, Muni, ed. 2009. *Nyāyapraveśakaśāstra of Baudh Ācārya Dinnāg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Ācārya Haribhadrasūri and with the Subcommentary of Pārśvadevagaṇ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Mironov. N. D., ed. and Reconstructed. 1931. “*Nyāyapraveśa: 1. Sanskrit Text.*” *T’oung Pao* 28: 1-24.

網路資源

北京國家數字圖書館，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15052#，2020/6/1。